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四

應制陳言

臣伏讀

聖諭朕思民間疾苦情狀或未盡知則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於此見我 皇上眞存心天下加志窮民者也夫有君有臣然後政舉令上有是 君臣恐下無是臣也昔伊尹以天下爲巳任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巳推而納之溝中惟成湯能

用伊尹故伊尹能相成湯夫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伊尹不可得而見矣唐楊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聞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況

皇上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欲民被堯舜之澤者乎我 太祖高皇帝懲前代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而令之內閣猶其職也 皇上責以調元贊化可謂得任輔相之道矣臣不知其宜何如爲人也令之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乃爲內閣之府庫矣令之監司苞苴公行稱爲常例簠簋不飾恬然成

風是監司又爲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心勞指
爲拙政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爲監
司之府庫矣司馬光曰天之生財止有此數
不在官則在民今在官者恒多矣如之何民
不窮且盜也夫人君之尊如天明日月也威
霆霆也近者 皇上畏天脩省責臣下自陳
待 命之日莫不震疊既而無毀無譽黜陟
不聞旅進旅退幽明無別臣恐上下雷同非
國家之福也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今

之事君者其不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者鮮
矣夫營巢養子禽獸猶然不敬君事何以別
乎孟軻氏告齊君曰王欲行王政則盍反其
本矣臣切惟 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
必自內閣始夫人君用人固未嘗借才於異
代者也今內閣擇其人焉責之以擇九卿九
卿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監司監司擇其人
焉各責之以擇守令守令親民者也守令得
人斯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矣不然則上下

交征掊尅在位皇上雖有憂民之心而澤民之政率爲遏絶如之何其可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惟

皇上能行之也臣敢執此以告

論邊務

臣叅詳前都御史彭澤之處置邊夷疎畧寡謀前兵部尚書王瓊因其啓釁固當聲其誤國之罪似未免有過直之心也王瓊名若不完才實有用楊廷和因其奏已乃遂處以充軍之罪實未免有過忍之心也是誠徒任樹黨報怨之私全無忠君愛國之實者矣又看得王邦奇奏稱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激變官軍幾危社稷一節臣嘗與大學士費宏

論之矣謂文錦與鑑固不免處置乖方爲軍士者直上告天子罪之可也乃擅自殺之實亂兵矣不討其罪反撫慰而加賞之而長亂可乎故今日宣大二處紀綱大失軍士俱不用命遂致近日大虜内入叅將王經被殺皆坐視而不之救也又看得王邦奇奏稱甘肅之亂　特命尚書金獻民提督征勦本官自恃寵威不盡忠節一節臣嘗與大學士賈詠論之矣金獻民處本兵之地執要害之樞果有謀畧一方有事焉用親往若無謀畧將棄其師矣當時果遷延不進纔至中途遽行報捷冒功罔上莫此爲甚何能激士而威夷狄也又看得王邦奇奏稱甘肅二次之亂葢由先年公論不明及殺寫亦虎仙等之誤一節夫寫亦虎仙釋放原出於　朝議而復執之乃出　詔書尋稱監故嘉靖三年五月處決各夷内火者馬黑木并米兒馬黑麻八月土魯番大舉入寇甘州誠未必無所由也夫

人君之禍莫甚於朋黨人臣之罪莫大於樹黨漢唐宋之事可監也咸謂王邦奇本罷職千戶有觖望心臣謂人臣之事君也惟當取善以輔主不當因人而廢言故今日之事若不懲於既往無以警於將來漢鼂錯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臣愚以西有甘肅北有宣大實皆爲要害之地宜俱設總制之官然必謀畧出羣如新建伯王守仁者乃足以當之也又必慎擇巡撫之官責之久任吏部但得循資加職不得易地更遷可也夫總制得人則足馭巡撫得人則足馭邊將鼓士氣矣若夫興復哈密以制御西番以永保全安伏候

命下之日本部另行彼處總制官相度事宜速行議擬上請臣待罪本兵因未盡愚情故不得已於言也

自陳乞休

臣謹奏茲當京官六年考察吏部會都察院一日唱名而已夫五品以下咨之多口未可知也四品以上鑑之重瞳不可欺也夫君子小人之進退勢常相乘而治亂實係焉君子多而小人少則小人退故舜有四凶或誅或竄小人多而君子少則君子退故殷有三仁或去或亡雖然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自古爲然 皇上聖明天縱孰

得而逃之乎誠恐司鑑別者多類傷弓之鳥亂是非者得漏吞舟之魚或因以陰樹朋姦或假以公傷善類則國家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當深察早辨之者也臣性不同時勢難獨立止宜罷黜安可苟容然非敢忘 皇上知遇之恩尚可以消當世朋比之心也

再陳

臣謹奏茲例當考察臣嘗極詞求退伏承溫語慰留復職未幾舉劾復及又伏承聖斷不惑浮言許臣以忠誠端直留臣辦事苟非草木之蠢應効犬馬之勞者也第臣獲罪於朝難從諸臣之進退覯閔於衆恐傷皇上之仁明故不能無言焉臣少也賤幸有聞於父兄師友善善惡惡不昧於心是是非非輒出諸口雖叨鄉薦不分科名守先人敝廬

六七間薄田三十畝知官階有竊祿之恥慕
道義爲終身之憂際遇龍飛方圖驥展不虞
典禮之議抗舉朝四五年而詆罵之言經舉世
百十疏非　聖明一見而決雖孤微萬死難
當幸而名正禮成屢嘗奉身求退緣　皇恩
未蒙俞允顧寸心每切遲違非江湖輒敢忘
君奈廊廟原不同道茲又承　敕諭重修大
禮全書傳之萬世於是元惡寒心羣邪側目
故要畧方進攻擊肆行夫以大禮全書
皇上諭以紀一代君臣之行者也據事直書史
職所當盡也臣與在朝者有異同之論爲一
世之仇也今操是非之筆爲萬世之仇也要
之惟在乎彰　聖明之孝振綱常而已昔孔
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唐太宗欲觀史褚
遂良曰史臣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未聞自
取而觀之也今大禮之書行於當代彼皆身
親觀之能無懼乎是宜臣之一身難勝衆口

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惟知有夙夜事君之心而忘明哲保身之念是則臣而已矣餘自反無媿也唐文宗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　皇上聖明剛決臣無容憂者夫夙夜匪懈臣之所以報皇上也明哲保身　皇上所以全臣也伏乞允臣休致放歸田里不然彼衆口也今日論之明日論之臣一身也安得今日辯之明日辯之未免清明之朝長爲聚訟之所則何益哉

公會推

嘗聞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祖宗以來凡大臣例應會推於朝請命簡用所以示公也切見近年積弊偏重公論不明甚負朝廷簡用之意如會推吏部尚書員闕科道官任舉休致吏部尚書喬宇楊旦吏部郎推喬宇臣謂冢宰統率百官者也喬宇楊旦昔黨楊廷和壞亂綱常皆得罪朝廷而去曾未幾何而復舉之是大臣之用舍將不

在　朝廷而恩歸臣下也故臣不敢從焉又
如會推禮部尚書員闕吏部欲首舉禮部左
侍郎劉龍次乃舉吏部右侍郎溫仁和時仁
和遂以歷俸年深出爭先後臣謂大宗伯掌
禮者也古者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今乃
自薦而自爭先後是大臣之會推將不由
朝廷而由已也是以　朝廷爲謔而自擅吏部
之權也故臣亦不敢從焉孔子曰天下有道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臣之不敢從者非好
違衆以自取罪戾也懼　天子之權不可以
下移也伏乞　聖明嚴加戒飭無事因循以
後凡休致大臣雖經論薦必奉　明旨起用
方許與推茍有自相援引以欺君者豺虎之
黨也凡推用大臣雖歷年俸必量其才可用
方許與推茍有自執歲月以要君者犬豕之
畜也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故奉　天子命
與吏部商可否者九卿之職也　天子知其
人用之不知其人則又當擇之故與　天子

商可否者三公之職也故吏部不得先密承
風旨以令九卿九卿亦不得阿承風旨以聽
令吏部如此則凡大臣任用皆衆舉於朝而
獨斷於　天子一人則體統正而
朝廷尊天下之政出于一矣

論邊將

近該提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王憲題稱訪
得各邊將帥不畏國法專務奔競請
敕廠衛及巡城御史五城兵馬緝訪叅送鞫問
革職等因到部臣凡愚佐理本兵典守乃職
邊方將帥而尚有此是誰之過歟切謂君不
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
也唐郭子儀爲元帥士卒視之如父兄然存
撫恤也今者知兵之將常少剝下之將常多

是以一呼而起倉卒之變每不在邊境而在
蕭墻也又況近年邊將种勛納賄事敗辱及
本兵幸蒙寬容有類故縱故令苞苴及門稱
爲常例簠簋不飾恬然成風誠有如王憲所
言者也但其所稱目擊耳聞宜有指實夫揭
借金銀器皿貨物所出必非一家夤緣權貴
勢要所經必非一手耳所聞者容有可疑目
所擊者决無不實合令明開姓名具奏乞將
交通之人治以悞邊重罪而彼此俱罪之贓
盡追助邊以彰　皇上之懲勸以舒士卒之
忿恨也仍行在京緝事衙門緝捕夤緣之人
在外各邊撫巡衙門緝訪揭借之主從實開
奏其債主原不知情者限一月以裏許其自
首給還能有舉首夤緣打點之人者仍給入
官之贓充賞通行刋榜曉諭京城内外及各
邊方以警將來間有才名出衆屈於下僚士
卒素所愛戴者責令撫巡官公舉以需不次
簡用如此庶本兵有用舍之公無權勢之撓

將帥得人士卒感激有不戰戰必勝矣

樂舞議

臣近因纂修大禮全書謹書
皇上安陸廟祀先嘗命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
以爲天子之禮樂備矣及觀大學士費宏
奏議世廟樂舞止宜用文舞以爲獻皇
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尚輒敢去武舞臣
愚以爲茲議尚存遂非之心實非公共之禮
也臣嘗稽古王制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
死者祭從生者孔子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士大夫且然況天子乎　皇上入繼大統尊爲　天子追尊　獻皇帝爲天子父廟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以天子之禮樂祀獻皇帝所謂祭從生者禮也闕一非禮也樂記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是難言也議者以漢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至孝惠廟止奏文始五行之舞至孝文廟又奏昭德之舞謂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兼奏武德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奏文始昭德臣愚以爲此不足證也按漢書景帝元年詔曰制禮樂各有所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治天下厚德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

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
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丞相申屠嘉等
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
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因請郡國諸
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制曰可乃
致廟祀遍天下而卒毀焉茲議也所以爲漢
之君臣也夫漢自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不事
詩書常命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肯行
謂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文帝遺詔不欲
天下爲三年喪以日易月然本爲吏民設景
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皆非
達禮樂之本者豈可援以爲　聖朝法乎臣
嘗聞樂舞以佾數爲降殺未聞以文武爲偏
全若必以武功定天下者得兼用武舞三代
之君揖讓得天下者宜莫如禹書大禹謨曰
舞干羽於兩階干戚武舞也羽籥文舞也觀
此可見古之天子皆用文舞武舞者也又邶
詩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魯記曰壬午猶繹

萬入去籥宋儒朱熹云萬者舞之總名文用
羽籥武用干戚觀此可見古列國諸侯皆用
文舞武舞者夫樂舞之數天子八佾佾八人
爲六十四人諸侯六佾佾六人爲三十六人
降殺以兩大夫士亦如之　國朝稽古定制
太廟文舞六十四人各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
數各執干戚總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
舞三十六人各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數各
執干戚總七十二人夫　獻皇帝爲王在興
國樂舞已應用文武七十二人今追尊
皇帝崇享　世廟乃止用文舞六十四人而佾
數反不逮王國宗廟矣而可謂盡尊崇之禮
乎況今　太廟之祭異世同堂誠如所謂以
武功定天下者兼武舞不尚武功者止奏文
舞則夫　太廟萬舞有奕昭格　烈祖豈眞
高皇帝得兼用武舞而　烈祖俱止宜用文舞
邪又孰從爲之別邪此誠臆說非經典也夫
太廟祖廟也　世廟禰廟也　皇上爲對越之

主得備天子禮樂以祭其　祖獨不得備天
子禮樂以祭其禰邪使八佾之舞用其文而
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其右是
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　天子父不
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世法也
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今名
正言順是宜事成禮樂興矣曲禮曰在朝言
禮問禮對以禮伏承　皇上問及於臣臣不
敢不以正對也今之事君者孰不曰願
皇上爲堯舜之主至議典禮乃輒引秦漢以下
不經故事爲　聖朝法不亦異乎乞再
敕禮官會臣重加詳議上請　聖裁必加佾數
更增武舞庶得著之大禮全書以貽令典不
然則樂舞未全典禮猶闕恐非所以昭
聖孝光萬世矣

再議

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能備然後能祭此孝子之心也昔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皇上追尊皇考獻皇帝別立　世廟祀以天子禮樂所謂從生者文武周公之道也有一弗備則廟祀不虔其何以盡　大聖人孝饗之心乎初議者於八佾之樂減去武舞止用文舞謬引漢景之詔爲證夫既不知漢人所謂文始昭德

者固未嘗無武舞又不知國朝制度雖王國
宗廟亦未嘗去武舞是皆先有懷二之心故
卒無歸一之論也臣已援古證今反覆明辯
其非矣誠恐　皇上勞於顧問憚於更張則
九仞之功虧於一簣毫釐之差謬於千里者
也或又方諸孔廟亦止用文舞八佾夫孔廟
之祭本古釋奠先師之禮宋儒歐陽脩所謂
學官四時之祭是也唐開元始詔舞用六佾
猶諸侯之禮也至　國朝成化詔增六佾舞
爲八佾加籩豆十二遣翰林學士王獻詣闕
里祭告是固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樂亦彌文
矣今　皇上乃以子祭　禰非祀先師也
皇上以天子有事　宗廟非遣官祭告也得比
之而同乎考之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何休云仲子之廟唯有羽舞
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胡安國
云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者干羽之總稱也
婦人無武事而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

俏也夫仲子乃魯惠公愛妾以爲夫人不得入廟無祭享之所別爲立宮以祀之非禮也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可也今皇上爲獻皇帝立世廟禮也雖別廟得同羣廟者也又可降用文舞而同於仲子妾婦之禮乎夫斯禮也昔爭帝而復爭皇爭廟而復爭路廟成矣而復爭謁廟之禮焉禮成矣而復爭文舞武舞焉臣等非好爭也爭以禮也禮不備則不可筆之於書不可筆之於書則不可傳之於後誠大闕典非細故也是將使皇上大孝之心不能明於天下後世臣從建議之後亦將無所逃罪矣伏乞聖明垂察焉

進明倫大典初藁

臣等菲才誤承纂修禮書重託前以初藁六

冊上塵　聖覽伏承

皇上親自定名爲明倫大典誠可以法天下詔

萬世也顧先名大禮全書宜事核而備今改

明倫大典宜義正而嚴　聖諭云果於理合

則褒進之使後人有所守謬而否者則貶斥

之亦使後無所惑大哉　皇言乎至哉

皇心乎已將御票席書註論四條增入進　覽

又伏承司禮監太監鮑忠於左順門傳諭
聖意凡古人歐陽脩諸儒之論於父子君臣大
倫有所發明者俱要增錄是誠　皇上慮正
論未明於今日橫議再肆於將來也臣等仰
承　明命日夜不遑於是援漢司馬遷作史
記事例凡每條所當發明處各爲論斷用小
書以附其後然皆卽其所自爲說據禮折之
其心固宜無不服者也止稱史臣不用錄臣
名氏者以示天下後世之公言也其席書論
註仍多采擇附錄互相發明使凡開卷者於
邪正是非瞭然不昧矣茲重寫成藁共六冊
上干
聖覽伏乞　裁示庶體式有所遵依矣

論勘處倭寇

臣竊惟明王所以馭天在嚴夷夏之限朝廷所以勵世必昭刑賞之公若遠方小夷敢決大防稱兵中土讐殺族類爲守臣者輯和無策禦變乖方馴致將卒虧損疆埸侵駮乃蒙寬條僅抵罰金甚非所以昭示遠人警勵臣工也先任浙江按察司副使今陞右布政使張芹職專海道兼理分巡地方之責匪輕綿薄之才莫克當二夷入港之時已有交讐搆難

之語既不能譯審以辯其眞僞又不能輯柔以解其釁端無早見豫待之智乏臨機應變之圖遂成厲階莫遏亂畧抄掠我民庶燔毀我公署戕殺夷伴瑞佐等而莫之能捄賊害將官劉錦等而莫之能禦雖調兵督捕假稱平討之功而喪師辱國終莫逭失機之罪今廢　祖宗之法乃僅行重罰通銓曹之私旋得遷崇秩晏然爲一方之伯將何以謝兩浙之民布政司右參政朱鳴陽承委盤驗夷貨倉卒間亂調度莫支既乏外攘之才坐受中域之變罪雖有間罰亦太輕先任大學士費宏叨執國柄懷卵翼之私遂曲成夫二天之庇先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劉穆叨任勘官懷顧望推避之嫌竟莫伸夫三尺之法俱合有罪伏望　聖明俯賜乾斷將張芹即行罷黜以謝地方朱鳴陽量加降調劉穆量行罰治以符公論庶國典不至於箋視邊警可至於潛消矣

一慎科目

臣惟科目之設所以羅致才賢恢張治化伏
覩國初開科一詔始於洪武三年其間崇
尚經術痛斥詞華旁及書算騎射以觀全才
立法至精得人爲盛邇者士心日偷風俗大
壞窮經者失其旨信傳者謬其說誠所謂侮
聖人之言者有矣臣竊嘗有志推明釐正尚
俟從容論列今姑舉其弊且急者言之科目
之壞其弊有三文體不正一也刻文不以實

録二也聘延考官不得其人三也以是三者之弊而欲人才盡如國初難矣幸遇
聖明在上泰道一新鼓舞羣材比隆豐芑臣愚備講經筵攝署院事職在啓沃論諫惟兹人才治道所關計明秋　天下鄉試之期各處巡按御史責在監臨所以效忠圖報莫大於此臣謹條列如左敢冒昧以陳惟
皇上采納責成監臨官着實舉行則斯文幸甚
一曰正文體　國初取士之制令經義五百字以上四書義禮樂論三百字以上時務策一千字以上詔誥表判各有體裁大抵直書意義期致實用今之所謂文詞者異矣配合綴緝誇多鬬靡口傳耳剽翕然成風經義浮誇論義鄙俚作判昧法律之本意荅策騁書生之常談父兄以是爲教子弟以是爲學明欺有司如同聾瞽臣愚乞
敕考試官取士之文務要平實爾雅裁約就正說理者必窺性命之蘊論事者必通經濟

之權判必通律策必稽古非是者悉屏不
録若歐陽脩黜一劉幾而風雅以復又必
定於周禮儀禮中出策一道以導之習於
禮學使人各知有禮然後責以事君使民
有餘地矣
二曰明實録鄉試會試有録所以録士之言
也今皆出於考官之筆傳布中外上以欺
君下以疑士欺君不忠疑士不信不忠不
信非録士之道也又況考官專心文字則
無暇力及乎考校此必然之勢也臣愚乞
敕試官凡集録進呈必用生儒本色文字間有
闊疎少爲潤色毋令盡自巳出邀飾虛名
則忠信之道乎而眞才出矣
三曰慎考官官以考爲名所以品士也未聞
置身堂下猶能曲直觀鬬隙中尚知勝負
者各省鄉試教職考官類皆出於私薦御
史方面之所辟召名位既卑學亦罔顯於
是外簾之官得以預結生徒密通關節干

預去取獲雋之士多係權貴知識子弟不
公之弊莫甚於斯臣愚乞　敕各省鄉試
主考臨期許令吏禮二部查照舊例訪舉
翰林科部屬等官有學行者疏名　上請
分命二員以爲主考其在兩京鄉試
簡命主考外添命京官二三員分考以贊助主
考之所不及尤必　敕嚴各該御史聘延
同考必采實學毋狥虛名必出公言毋容
私薦如此則可以定權衡辨人才矣

申明憲綱

臣竊惟　國朝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而糾正
之責獨重於巡按御史仰惟　國朝憲綱一
書所以昭示憲臣者詳悉周密使皆率是而
行則何患職有不盡哉近來官非其人法多
廢弛茲幸　聖治日新申儆有位近奉
敕諭事理已將巡按不職官員沙汰更替外但
恐舊法不申則弊風仍踵矣夫憲綱事類共
九十五條臣不敢一一煩瀆謹以其最急而

且切者爲　陛下陳之伏乞　聖明采納敕
行各談巡按監察御史將後開事宜務要着
實遵行不許虛應故事葢得其要而餘可以
類舉矣此固世道之幸生民之福也
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
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等
事許互相糾舉今後巡按御史彈劾三司
不職者吏部斟酌舉行按察司官果有能
糾巡按失職者亦應吏部查記不許科道
官挾私報復其巡按清軍巡鹽刷卷御史
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須互相糾察
以清憲體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出郭
迎接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坐自後不
許伺候作揖奈積謏成風卑恭過甚今後
接見之間務依憲綱舊禮敢有倨肆違背
本院考察不職三司官不知自立仍前獻
諂者吏兵二部即坐罷輭則彌文去而實

効臻矣

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巡審囚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近來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蒞任交代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差各照水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怠事者定行參究則郡邑皆得遍歷而奸弊無不察矣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陳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近有不待陳告專事訪察者亦有不親受理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濫及無辜其必須自下而上果有斷理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節次發下勘合必須對欵親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者方與回道管事則事不滯而民無稱寃矣

一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汚濫奸佞者

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儆服近來
薦舉濫加於庸流彈劾下及於丞尉今後
歷任年深政績卓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
上贓跡顯著者指實參奏若是下官不職
審實提問不必一槩糾劾有妨憲體

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於刑
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一槩淫
刑以逞鍛鍊之下死傷必多夫立法貴嚴
用刑貴寬凡一切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
用死刑重事必須親審無寃庶體
聖明欽恤之意

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食
供帳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巡捕官護印
皁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行凡設
綵鋪氈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
外奉承者定治以罪庶免小民供億之繁

請諭三法司

一臣竊謂君之於臣也惟授職任事臣之於君也當宣力效勞故必夙夜在公庶幾恪恭乃職夫朝參公座本有定制卯入申出亦有常期臣觀諸司衙門如吏戶禮兵工各部朝散而蒞公所升堂視事俱不失期獨三法司朝散還家及午視事相傳爲例殊不知一日之間時刻幾何況都察院掌風紀之重刑部大理寺司刑獄之平以斯有限之時刻而應無

窮之庶務如之何其可也仰惟　聖天子宵
衣旰食勵精圖治爲臣子者夙夜匪懈尚恐
無以仰荅　聖心若玩愒廢時罪將何逭臣
奉　敕諭掌管院事勉圖報稱敢不竭誠伏
願申飭三法司堂上官嚴督所屬自今散朝
之後即便齊入衙門辦事其都察院十三道
日覆四方章奏政務尤繁掌院官日逐查考
凡抄出　旨意俱照近日傳奉事理便看了
來說的毋得過三日看了來說的毋得過五
日其餘覆奏事宜必須十日之內次第封進
過期誤事者輕則量行戒諭重則參送別用
庶關茸廢職者皆知所警伸寃理枉者各効
其勞矣

禁革貪風

臣聞爲治之道莫先於愛民願治之君必嚴於贓禁昔唐陸贄之告德宗曰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近來中外交結貪墨成風夫貪以藏奸奸以兆禍臣竊懼焉嘗應　制陳言已歷舉其弊而推厥所原實在內閣但因陳言者衆　皇上采擇而行故此疏一槩留中未奉　明旨葢彼時秉鈞當軸多非其人

臣言雖有爲而發誠亦今日之積弊也切見
每年進表三年朝覲官員往往以餽送京官
禮物爲名科派小民箠撻誅求怨聲載道
九重深遠何由上聞是以上干天和疊見災異
皆贓夫之昌所致也臣前疏已悉乃敢再寫
一通重干　聖覽謹候　命下之日本院通
行中外嚴加禁約敢有仍前科派小民餽送
京官者在外許巡按御史糾察在內許緝事
衙門訪捕依律治罪而彼此俱罪之贓通行
入官如此則於
皇上奉天恤民之心未必無小助云